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六

列傳百二十六 從新書增

高仁厚

趙犇 弟昶

子翊

田頽

朱延壽

劉建鋒

馬殷

成汭

杜洪

鍾傳

劉漢宏

張雄

王潮

弟審邦

劉知謙

盧光稠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鞏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爲鵠

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鷄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滴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竇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間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自言父母妻子

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擎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擎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背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韓求知大賊已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死衆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

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尙書右僕射師立益

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  
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爲指揮  
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卽表仁厚爲  
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棠爲諸軍都虞  
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  
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  
擾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  
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  
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於是士安不敢  
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

雄諄於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於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犇陳州宛邱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犇資警健兒弄時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

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  
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犒爲刺史表於朝授之  
旣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  
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貲者悉內  
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  
楷以萬人寇項犇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  
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激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  
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犇令曰士貴建功立  
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  
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



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犇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犇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惟陳賴犇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犇悉忠力以孤城抗

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輸調發助  
全忠常先它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  
度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擲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  
者昶曙決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肇領  
泰寧以昶爲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  
壯吏治舉言肇昶肇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  
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肇子珙字有  
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  
邇賊畏見殘齒卽夜縊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

壞不能張珩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昶帥忠武珩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圯珩疊箴表壙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珩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爲罷市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頽謀爲多攻趙鏐於宣州鏐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舸追之鏐驚遂見禽行密表頽爲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彊敵傳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頽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

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顧寧國  
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  
檢校太保額已平馮宏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  
已獄吏亦有請額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屬  
州行密不許額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  
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額額  
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爲虐屠士衆也鏐  
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邪額攻北門鏐登  
城與語射中麾下額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  
輿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

授璋衢州刺史。頽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璩迎女。且告行密曰。頽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頽。行密使人謂頽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頽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犒軍。頽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於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頽。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由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額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白行密。頽必叛。宜

先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頽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頽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頽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頽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頽遣李臯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臯破額兵於曷山始額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

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頽乃自  
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  
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  
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頽陳  
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  
當時稱朱瑾槩米志誠弩皆爲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  
十不當瑾槩之一瑾槩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  
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鬪先告  
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确行密遣使謂曰吾  
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



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人嘗告  
額必反我不忍負人額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  
濛頓首謝率騎度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額宿將  
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濛以行密書遺壇諸  
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旣以不戰困額  
額紿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  
身走城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額  
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  
遇伏額大破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額  
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

隍濠殊死戰軍潰頽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  
其下猶鬪示頽首乃潰頽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殺  
之頽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頽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  
已而頽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  
儒還元瓘於杭頽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  
過士若楊夔康輶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  
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頽置田宅迎其母以甥  
事之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頽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  
頽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  
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

縛父子斬楊州市濛字頂雲亦合肥人頽破行密表爲  
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錙孫  
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  
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己  
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人朱全忠  
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卽表  
爲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  
五伍爲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  
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

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  
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  
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衆敗還者盡斬之田頔之附全  
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爲我願執鞭頔喜二人謀絕行  
密行密憂甚給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  
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  
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  
殺之而廢其妻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頔使出  
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

而覬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  
可以爲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可  
與事天子哉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爲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  
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衆  
七千推建鋒爲主殷爲前鋒張佶爲謀主略洪虔數州  
衆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  
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卽拜檢校尙書左僕射武  
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卽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  
贍爲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撾擊建鋒

死斷其喉衆推張佶爲帥佶固辭馬蹠傷佶左髀下令  
曰吾非而主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礫贍  
於市殷至佶坐受其謁旣而率將吏推殷爲留後詔卽  
除檢校大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  
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  
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  
吾援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  
服然後按兵討不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  
以請於朝乃拜湖南節度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  
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戶置邸閣居

茗號八牀主人歲入筭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收邵衡  
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  
潰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  
使龐巨曦虜其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人間  
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殷  
弟賓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事楊行密爲黑雲軍  
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之曰吾今  
歸汝於兄辭曰賓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  
亡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齋以遣曰爾還與兄共  
食湘楚然何以報我答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

密喜旣至殷表以自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  
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權黨散爲盜者皆以酷  
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  
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當成江陵亡爲盜保火門  
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  
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  
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旣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  
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  
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於



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洄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洄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諛辱洄韓楚言尤劇洄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其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洄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卽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

存沂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  
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洎  
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洎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  
州刺史存不得志洎遣客伺之方蹴毬洎曰存必叛自  
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  
降於王建洎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  
其主簿疑小吏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  
吏暴死洎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期自占  
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  
以治顯號北韓南郭洎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

王雲安榷鹽本隸鹽鐵汭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  
賀隱隱賢者也故汭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  
子汭皆手殺之至絕嗣澧朗本荆南隸州爲雷滿所據  
別爲節度汭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  
陵汭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  
而怨朝廷乎汭大慙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  
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  
之諷汭與馬殷雷彥威犄角汭身自將而行下知汭不  
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汭爲巨艦堂皇  
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

何以見百姓汭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汭諸將念私無  
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  
斷絕可取也擊汭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汭投江死  
士民皆爲彥威所劫韓勅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  
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未興民皆  
亡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  
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客黃州  
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  
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

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卽拜本  
軍節度使是時朱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  
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  
東南貢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  
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  
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心腹間取永興守之  
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  
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  
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  
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

饋餉所仰既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  
全忠率兵五萬營霍邱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  
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  
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  
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  
將劉存濟坎傅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求興以濟  
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求  
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  
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  
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

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  
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  
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竊  
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爲仇吾軍  
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  
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  
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  
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  
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卽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

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譴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卽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尙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齎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



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尙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  
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  
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  
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  
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  
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進軍大  
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  
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於市彭玕旣失援厚結馬殷且  
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  
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

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吏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塵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鉞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貢

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爲義勝軍卽授節度使漢宏  
旣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尙誰哉  
鶚噪諸庭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  
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  
爲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  
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  
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  
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  
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  
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

襲温州襲兵最彊故漢宏使襲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  
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孥戰遣中人焦居璠持  
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  
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襲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  
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於屯杜  
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  
亡國邪昌使斬於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  
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宏鐸皆爲武寧軍偏將宏  
鐸爲吏辱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

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  
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  
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  
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降  
暉衆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  
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招  
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  
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纔千錢聞雄至問道挾珍走軍  
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糖粃以差爲直雄軍富過所欲卽  
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

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爲立廟宏鐸代爲刺史宏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宏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尙公迺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頴在宣州陰圖宏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頴曰我爲舟止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宏鐸介宣揚間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宏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襲頴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頴逆擊於曷山

宏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  
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尙彊乃自棄於海奈何吾府雖  
隘尙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宏鐸舉軍盡哭行密  
挈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宏鐸手慰勉遂以歸表爲淮  
南節度副使見尙公迺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  
尙邪謝曰臣爲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尙何憂  
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鉞攻  
之約驅民墨鑱其恥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  
杭終有國乎約後寢窘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  
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

盡殲其衆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貲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他日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邦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



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剗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於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

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  
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  
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  
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卽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壻  
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  
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  
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  
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  
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  
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

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爲  
威武軍卽拜潮節度使檢校尙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  
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尙書  
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  
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審邽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  
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興  
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  
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  
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  
韋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  
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  
據封州有詔卽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  
納流亡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  
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  
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兵推其子  
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  
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  
直趨廣州禽琚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

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  
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  
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  
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  
重賂朱全忠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爲  
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遣  
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爲刺史附全忠云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七

列傳五十七

外戚

獨孤懷恩

竇德明

弟德元 德元子懷貞 德明族弟孝謹  
孝謹子 希賊 希賊弟希球 希瑾  
希瑾子鐸 希瑾從弟維鑒

長孫敞

從弟操 操子詮 趙持滿

武承嗣

子延秀 從弟三思 三思子崇訓 承  
嗣從弟懿宗 攸暨攸暨妻太平公主  
承嗣從弟攸緒 薛懷義

韋溫

王仁皎

子守一

吳澈

弟湊 子士矩從新書增

寶觀

柳晟

王子顏

父難得

子用

自古后族能以德禮進退全宗保名者鮮矣蓋恃宮掖之寵接宴私之歡高爵厚祿驕其內聲色服翫惑於外莫知師友之訓不達危亡之道故以中材處之罕不覆敗亦由重植之木自然顛披也明哲之君知驕侈之易滿榮寵之難保授任各當其才祿位不過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誠之以大義滅親使居無過之地永享不貲之福與國終始不失其所以親也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又曰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與其愛而失節曷若懼

而致福魏氏懲漢人之敗著矯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  
不得臨朝外氏無功時主不得封爵雖曰刻薄而卞甄  
之族竟無大過皇唐受命長孫寶氏以勲賢任職而武  
氏韋氏以盈滿致覆夫廢興者豈天命哉蓋人事也寶  
威長孫无忌各自有傳其餘載其得失爲外戚傳以存

鑒誠焉

新書序曰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

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  
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汚鉄刀元宗初年法行近親  
裏表修救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  
氏之誅唯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  
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  
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  
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无忌之功  
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

新書后弟誤

父整陷涿郡太

守懷恩幼時以獻皇后之姪養於宮中後仕爲鄆縣令

以疾免

高祖平京城授長安令在職嚴明甚得時譽及高

祖受禪擢拜工部尚書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總其衆懷恩督兵城下爲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切讓之因是怨望高祖嘗戲之曰弟姑子悉爲天子次當舅子乎懷恩遂自以爲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耶由是陰圖異計時虞鄉南山多羣盜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澮州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栢壁懷恩

遂與解縣令榮靜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寶謀引王行本  
兵及武周連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栢壁糧道割河  
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據縣  
起兵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  
筠內史侍郎唐儉攻崇茂宋金剛潛兵來襲諸將盡沒  
君寶與開府劉讓亦同陷於賊中遂洩懷恩之謀旣而  
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蒲州唐儉在賊中說賊將  
尉遲敬德請使讓還連和罷兵遂使發其事會堯君素  
爲其下所殺小帥王行本以蒲州降懷恩勒兵入據其  
城高祖將濟河已御舟矣會讓至迺使召懷恩懷恩不

知事已洩輕舟來赴及中流而執之收其黨按驗遂誅

之

縊死於獄

時年三十六籍沒其家

竇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照尚後魏文帝女  
義陽公主封鉅鹿公父彥襲父封仕隋爲西平郡守德  
明少師事陳留王孝逸頗涉文史會漢王諒作亂遣其  
將綦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進  
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齊王府屬坐事免及義  
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  
祖之壻竇誕趙慈景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  
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

怨文昇乃止及謁見高祖竟不自言時人稱其長者武  
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顯武

男貞觀初歷常愛二州刺史尋卒弟德元隋大業中起

為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  
殿中少監為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  
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劉祥道為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為  
西臺侍極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皆帝自擇  
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頓首謝麟德初進檢校左丞勣職  
約已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資居位數年贊圖  
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邱德元不  
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敬宗自矜於人德元不  
為忤眾服其量禮成進爵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  
封詔可故德元封鉅鹿男德遠樂安男德元迎時取合  
未嘗有過然無他補益卒年六十高宗時為左相德元  
九贈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諡曰恭

子懷貞

懷貞字從一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與馬為事懷貞

獨折節自修衣服儉素聖厯中為清河令治有能名俄

歷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

神龍二年累遷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時韋庶

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諂順委曲取容改

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日間

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庶人微

扇郭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媼王也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

謂乳母之壻為阿奢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

在官位必曰皇后阿奢時人或以國奢呼之初無慙色

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  
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僥倖  
去故辦聞者皆笑

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

鬚者誤以接之監察御史魏傳弓嘗以內常侍輔信義

尤縱暴將奏劾之懷貞曰輔常侍深爲安樂公主所信

任權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今王綱

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

受誅無所恨懷貞無以答但固止之傳弓者鉅鹿人忠  
害士也終司農丞

韋庶人敗斬妻獻  
其首左遷濠州司馬尋擢授益州大都督

府長史乃復  
故名以附會太平公主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閣  
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

書門下平章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在官半歲無所事  
帝引見承天門切

封中山縣公

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為左御史大夫於時

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為安國

寺奴不許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代韋安石為尚書左書

三品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

右僕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已

刺取所欲元宗受賜爵魏國公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

內禪進左僕射

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為不可惟懷貞贊成

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鑒謂懷貞曰兄

位極台袞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厠

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

作如故時人為之語曰竇僕射前為韋氏國耆後作公

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先天二年太平

公主逆謀事洩懷貞懼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屍改姓毒

氏

然生平所得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從子兢字思慎舉明經爲英王府參軍尚

乘直長調鄴令修郵舍道路設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

德明族弟孝謹

孝謹刑部尚書誕之子昭成順聖皇后父也則天時歷

太常少卿潤州刺史長壽二年后母龐氏被酷吏所陷

誣與后咒詛不道孝謹左遷羅州司馬而卒子希城希

球希瓘並流嶺南神龍初隨例雪免景雲中追贈孝謹

太尉邠國公希城襲爵元宗卽位加贈孝謹太保希城

等以舅氏甚見優寵希城累遷太子少傅幽國公尋卒

希球官至太子賓客封冀國公開元二十七年卒及卒



謚曰靖希瓘初賜爵畢國公後改名瓊初爲左散騎常侍及希球卒因授開府儀同三司元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家瓊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瓊子鐸又尚元宗女永昌長公主恩寵賜賚實爲厚矣而兄弟皆貪鄙過自封植瓊又甚之天寶七年有竇勣潛交巫祝勣犯法瓊坐信其詭說被停官放歸田園尋以尊老又授開府儀同三司依舊朝會十三載十二月卒元宗哭於行在贈司徒財貨鉅萬瓊從父弟維鎔好學以撰著爲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鎔獨清儉自守中書令張說黃門侍郎盧藏用給事中裴子餘皆與之親善官至

水部郎中卒撰吉凶禮要二十卷行於代

長孫敞

字休明

文德順聖皇后之叔

當作伯

父也

隋煬帝為晉王敞以

庫直從收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即位頗見識擢

仕隋為左衛

郎將煬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關率子

弟迎謁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為杞州

刺史貞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后親常令內給絹以供私

費尋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

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

敞從父弟操

字元節

周大司徒薛國公覽之子也

操有學術初高

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嘗侍旁與聞祕謀

武德中為陝東

道行臺金部郎中出爲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

代并汲百姓於今利之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貞觀中歷洛州

刺史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並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

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

祿大夫賜爵樂壽男尋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曰

安葬給鼓吹至虞罷詮官至尚衣奉御詮卽侍中韓瑗妻弟也

及瑗得罪事連於詮減死配流嶺州詮至流所縣令希

旨杖殺之詮之甥有趙持滿者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

及奔馬而親仁愛衆多所交結京師無貴賤皆愛慕之

初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自後射之無不洞於胸腋邊

人深伏之許敬宗懼其作難誣與詮及无忌同反及栲  
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辭不可奪吏竟代爲款以殺  
之

武承嗣荊州都督士護之孫則天順聖皇后兄子也初  
士護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  
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則天次適郭氏士護卒後兄子  
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及則天立爲皇后追  
贈士護爲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代國夫人賀蘭越石  
早卒封其妻爲韓國夫人尋又加贈士護爲太尉楊氏  
改封爲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爲宗正少卿元爽爲少府

少監惟良爲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己諷皇  
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爲外職佯爲退讓其實惡之也於  
是元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惟良爲始州刺  
史元慶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乾封  
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例集於泰山之下  
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宮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  
之諷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獻食則天密令人以毒  
藥貯賀蘭氏食中賀蘭氏食之暴卒歸罪於惟良懷運  
乃誅之仍諷百僚抗表請改其姓爲蝮氏絕其屬籍元  
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爲

士襲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  
仍令鳩集學士李嗣真吳兢之徒於蘭臺刊正經史并  
著撰傳記敏之旣年少色美系於榮國夫人恃寵多愆  
犯則天頗不悅之咸亨二年榮國夫人卒則天出內大  
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又司衛少卿  
楊思儉女有殊色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爲太子妃成有  
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榮國服內私釋衰絰著  
吉服奏妓樂時太平公主尚幼往來榮國之家宮人侍  
行又嘗爲敏之所逼俄而姦汙事發配流雷州行至韶  
州以馬韁自縊而死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後自嶺南

召還拜尚衣

新書尚輦

奉御襲祖爵周國公俄遷祕書監則

天臨朝追尊士彥爲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屬五代祖

已下皆爲王嗣聖元年以承嗣爲禮部尚書尋除太常

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未幾辭位

垂拱中轉春官尚書依舊知

政事

改納言

載初元年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

臺三品兼知內史事

性輕暴忍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

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

天授元年於東都創置武

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王子武爲睿祖康

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贈太原靖王居常爲嚴

祖成皇帝高祖贈趙肅恭王克已爲肅祖章敬皇帝曾

祖贈魏康王儉爲烈祖昭安皇帝祖贈周安成王華爲

顯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爲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

隨帝號曰皇后元慶爲梁憲王元爽爲魏德王又追封

伯父及兄弟俱爲王后從父士讓楚王諡諸姑姊爲長

公主於是封承嗣爲魏王元慶子夏官尚書三思爲梁

王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爲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

歸爲九江王仁範河間王司禮卿重規爲高平王左衛親府

中郎將載德爲潁川王右衛將軍攸暨爲千乘王司農

卿懿宗爲河內王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爲臨川王右衛

勳二府中郎將攸宜爲建安王尚乘直長攸望爲會稽



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爲安平王攸止爲恒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爲南陽王延秀爲淮陽王三思男崇訓爲高陽王崇烈爲新安王后兄子贈陳王承業男延暉爲嗣陳王延祚爲咸安王承嗣嘗諷則天革命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已者承嗣從父弟三思又盛贊其計天下於今寃之俄又賜承嗣實封千戶仍監修國史承嗣自爲次當爲皇儲令鳳閣舍人張嘉福諷諭百姓抗表陳請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宜則天竟不許承嗣不得已奏不罪也怨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爲左相而攸寧爲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如意元年授特進尋拜太子太保罷知政

事承嗣以不得立爲皇太子怏怏而卒贈太尉并州牧  
諡曰宣子延基襲爵則天避其父名封爲繼魏王尋與  
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話及張易之兄弟出入  
宮中恐有不利後忿爭不協洩之則天聞而大怒咸令  
自殺復以承嗣次子延義爲繼魏王中宗卽位侍中敬  
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羣官上  
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  
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  
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商氏衰而周漢  
氏作何則帝王之祿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

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也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庥之重歸於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宏道遏密生靈降禍百辟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后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叡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冤酷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

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於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  
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機神器大  
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  
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  
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  
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  
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自皇明反正天  
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旣加茅土死者仍追  
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

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之厯數乎乖四時之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爲武氏諸王身計亦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厯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何伏願陛下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基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

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旣爲唐臣實爲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上答曰朕嘗因暇景博覽前修帝籍皇圖略稽其迹至若二靈肇判三才聿興驪連栗陸之辰尊盧大庭之日時猶朴略未著圖書泊乎出震應期畫八卦而成象炎皇御厯播百穀以興農車服創於軒轅之期厯象建於唐堯之代封建之事闕爾無聞自周漢已來方崇藩屏至於三微更王五運迭興以古揆今事迹有爽比者別宗撫厯異姓興邦伏以則天大聖皇帝內輔外臨將五十載在朕躬則爲慈母於

士庶卽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臨政當此之際魯  
衛並存及乎全節興妖瑯琊構逆災連七國釁結三監  
旣行大義之懷遂有泣誅之事周唐革命蓋爲從權子  
姪封王國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際武家封建唐家  
藩屏豈得並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預逆謀還依姓李  
無改舊惠豈非善惡區分申明逆順矣今以聖上乖豫  
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緒昨者二月之首攸暨等  
屢請削封朕獨斷襟懷不依來請昔漢祖以布衣取天  
下猶封異姓爲王況朕以累聖開基豈可削封外族羣  
公等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抗表紫庭用申丹懇者然

以賞罰之典經國大綱攸暨三思皆悉預告凶豎雖不  
親昌白刃而亦早獻丹誠今若却除舊封便慮有功難  
勸於是降封梁王三思爲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  
定王駙馬都尉攸暨爲樂壽新書壽春郡王河內郡王懿宗  
爲耿國公建昌郡王攸寧爲江國公會稽郡王攸望爲  
鄴國公臨川郡王嗣宗爲管國公建安郡王攸宜爲息  
國公高平郡王重規爲鄆國公繼魏王延義爲魏國公  
安平郡王攸緒爲巢國公高陽郡王駙馬都尉崇訓爲  
鄴國公淮陽郡王延秀爲桓國公咸安郡王延祚爲咸  
安郡公

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言武諸王饗封不厭  
人心帝不悟載德終湖州刺史諡武烈攸歸歷



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母孝姊亡暮不嘗五辛語中  
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死太后時不及削封

宗時嗣宗至曹州刺史終衛尉卿攸宜工部尚書史歷同州刺

天初為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餞白馬寺師  
無功還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卒總禁兵

前後重規岐州刺史為汴鄭二州刺史未至役人營繕  
十年為州不得擅營治突厥之叛以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

管與沙叱忠義張仁亶引眾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  
軍閻敬容為西道後軍兵十五萬後相次病卒攸望至

援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卿

太常卿新書太府卿左遷春州司馬而死延秀伏誅後武氏

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將盡矣先天二年制削士彀

帝號依舊追贈太原王妻楊氏亦削后號依舊為太原

王妃延秀承嗣第二子也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姝惠賜承嗣生延秀

則天時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制延秀與閭知微

俱往突厥

右武衛郎將楊鸞莊賁金幣送至突厥所

將親迎默啜女爲妻旣

而默啜執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還神龍

初默啜更請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歸封桓國公又

授左衛中郎將時武崇訓爲安樂公主壻卽延秀從父

兄數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

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訓死延

秀得幸遂尚公主主韋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遷

於房州欲達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容質秀絕中宗韋

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橫縱權傾

天下自王侯宰相已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宮掖巧妙過之令楊務廉於城西造定昆池於其莊延袤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宮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燈燭供擬徹明如晝延秀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恒國公實封五百戶廢休祥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爲之空竭崇訓子數歲因加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鎬國公賜實封五百戶以嗣其父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

三思死韋后復私延秀

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又公主府倉

曹符

新書作何

鳳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說曰今天下蒼生

猶以武氏爲念大周必可再興按讖書云黑衣神孫披天裳駙馬卽神皇之孫也每勸令著皂襖子以應之及韋庶人敗延秀與公主在內宅格戰良久皆斬之

肅章門

後追貶爲悖逆庶人

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擢拜夏官尚書及革命封梁王賜實封一千戶尋拜天官

尚書證聖元年轉春官尚書監修國史

契丹陷營州以榆關道安撫大

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

聖祿元年檢校內史

罷爲太子太保

二年

進拜特進太子賓客仍並依舊監修國史三思略涉文史性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欲乘馬承嗣三思必爲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盛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身仍令朝士遞相屬和三思又以則天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於嵩高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重百姓怨之神龍初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戶固辭不受

進開府儀同三司

未幾隨例降封爲德靜郡王量

減實封二百戶尋拜左散騎常侍則天遺制令復其所

減實封初敬暉等立功後掌知國政

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

翼日三思因韋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

三思慮其更爲己患而

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誣敬暉等並流於嶺表而

死自是三思威權日盛軍國政事多所參綜敬暉等所

斥黜者皆引復舊職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

三思建言大帝封泰

山則天皇后建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聽其言遂更名五縣曰乾封合宮永昌登封告成云

時

人皆言其陰懷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馬仲達雍州人韋

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三思父子必爲逆亂三思知而

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黃

門侍郎宋璟執奏云月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

宋璟爲外職三思旣猜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

人惟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

鄭愔上聖感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

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遞相引致干黷

時政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侍御史周

利貞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

紹之等五人常爲其耳目時人呼爲三思五狗司農少

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

御史李悅託其權熏炙內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曰

崔冉鄭亂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中宗尋又制武

大獄汙點良善破壞其宗天下爲蕩然

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昊陵順陵並置官

員皆三思意也

補闕張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於是天下名祠改

唐興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祖德也沿襲當自近者始帝

褒答

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嘗忌節愍太子

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於其第并殺其親黨十餘人俄而事變太子既死中宗爲三思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追封梁王諡曰宣安樂公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於三思及崇訓靈柩前睿宗踐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制令斲棺暴屍平其墳墓



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時封爲高陽郡王長安中尚  
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於朝欲寵其禮中宗爲太子在  
東宮三思宅在天津橋南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歸於  
其宅三思又令宰相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  
徐彥伯張說閻朝隱崔融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  
之其時張易之昌宗宗楚客兄弟貴盛時假詞於人皆  
有新句崇訓授左衛中郎將神龍元年拜駙馬都尉遷  
太常卿兼左衛將軍降封鄴國公仍賜實封五百戶尋  
徙封鎬國公二年兼太子賓客攝左衛將軍是時起薨  
場苑中詔  
文武三品分朋爲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  
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貲人苦之及

爲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魯王諡曰忠

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也父元忠高宗時仕至倉部

郎中天授年封士逸爲蜀王懿宗封爲河內郡王歷遷

洛州長史

懷洛二州刺史

左金吾衛大將軍萬歲通天年中契

丹賊帥孫萬榮寇河北命懿宗爲大總管討之

婁師德沙吒忠

義並爲總管兵凡三十萬

軍次趙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

棄軍而遁人或謂曰賊衆極多然其軍無輜重以抄掠

爲資若按兵以守勢必離散因而擊之可有大功也懿

宗不聽遂退據相州時人嗤其怯懦由是賊衆進屠趙

州而去尋又令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衆後得歸來者懿宗以爲同反總殺之仍生剗取其膽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孫萬榮別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時人號懿宗與阿小爲兩何爲之語曰惟此兩何殺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來嘗受中旨推鞠制獄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時人以爲周興來俊臣之亞焉神龍初隨例降爵封耿國公累轉懷州刺史尋卒

攸暨則天伯父士讓孫也天授中封士讓爲楚王攸暨封于乘郡王賜爵實封三百戶兄攸寧爲建昌郡王實

封四百戶攸寧歷遷鳳閣侍郎納言

踰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俄還納

言冬官尚書

聖厯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白承嗣三思罷政事問一年攸寧三思復當國置句使

苛取民貲產毀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冤築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皆火不遺一錢以冬官尚書罷神龍初

終岐州刺史

病卒

贈尚書右僕射

攸暨初為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

主授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將軍進封定王又加實封三

百戶俄又改安定郡王

遷麟臺監

歷遷司禮卿左散騎常侍

加特進神龍中拜司徒復封定王實封滿一千戶固辭

不拜尋而隨例降封樂壽

新書壽春郡王

拜右散騎常侍加

開府儀同三司延秀等誅後又降封楚國公延和元年

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

諡曰忠簡

尋以公主謀逆

令平毀其墓

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

新書詳諸公主傳

以則天所生特承

恩寵初永隆年降駙馬薛紹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伏誅則天私殺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略則天以爲類己每預謀議宮禁嚴峻事不令洩公主亦畏懼自檢但崇飾邸第二十餘年天下獨有太平一公主父爲帝母爲后夫爲親王子爲郡王貴盛無比永淳已前朝制親王食實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出降三百戶長公主加五十戶太平食湯沐之邑一千二百戶聖祿初加至三千戶神龍元年預誅

張易之謀有功進號鎮國太平公主相王加號安國相王並食實封通前五千戶賞賜不可勝紀公主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並食實封又相王衛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衛士宿衛環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於宮禁太平長寧安樂三公主置鋪一如親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龍二年公主男崇簡崇敏崇行同授三品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制時中宗仁善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爲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橫進達朝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帛士亦翕然稱之及唐隆元年六

月韋后作逆稱制僞尊溫王元宗居臨淄邸憤之將清  
內難公主又預其謀令男崇簡從之及立溫王數日天  
下之心歸於相府難爲其議公主入啟幼主以王室多  
故資於長君乃提下幼主因與元宗大臣尊立睿宗公  
主頻著大勲益尊重乃加實封五千戶通前滿一萬戶  
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簡三人封異姓王崇行國子祭酒  
四人九卿三品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所言皆聽薦人或  
驟歷清職或至南北衙將相權移人主軍國大政事必  
參決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公主由是滋驕  
田園遍於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供送

相屬於路綺疏寶帳音樂興乘同於宮掖侍兒披羅綺  
常數百人蒼頭監姬必盈千數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  
不可紀極有胡僧惠範家富於財寶善事權貴公主與  
之私奏爲聖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貨流於江劍公主  
懼元宗英武乃連結將相專謀異計其時宰相七人五  
出公主門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謁公主先天二年  
七月元宗在武德殿事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竇懷貞  
蕭至忠岑羲等公主遽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於家公  
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  
物侔於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徵歛不盡惠範



家產亦數十萬貫

攸緒惟良子也少有志行

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

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

天授中封安平郡王歷遷殿中監出爲揚

州大都督府長史

鴻臚少卿

聖厯中

從封中岳固辭官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

棄官隱於嵩山以琴書藥餌爲務

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

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錙兩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瘦梧座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

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青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中宗卽位

降封巢國公造國子司業

杜慎盈

以安車備禮徵之降書曰朕聞大隱忘情不去朝

市至人無迹何所凝滯王高標峻尚雅操孤貞有成一

之用宏體二之德學究深遠理實精微草芥貂蟬錙銖

纓紱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臥清溪逍遙林壑傲  
睨箕穎有年歲矣朕虔膺聖祿重闡皇基保乂邦家寧  
輯區寓求賢採彥俯谷窺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長望  
高烈思滿風烟駐驂喬巖追尋大隗鳴鑾峒岫詢訪廣  
成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司業杜慎盈以禮命  
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豈  
以黃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志延貯  
閭闔若在汾陽攸緒應召至都授太子賓客尋請歸嵩  
山制從之

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邕以璽書

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  
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

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  
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

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

於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惟攸  
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睿宗卽位又降敕曰頃  
以賊臣結黨后族擅權扇動宮闈肆行鴆毒靈祇所感  
姦惡伏誅今得宗社乂安天地交泰卿久厭簪紱早慕  
林泉守道不回見機而作興言高尚有足嘉稱但怒用  
不遷罪無相及爲善有驗卿之謂與或慮驚疑故令慰  
謝其見重如此尋徵爲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  
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  
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今州縣  
存問詔可  
開元二年攸緒又請就廬山居止制不許仍令州

縣數加存問不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懷義者京兆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臺貨爲業  
偉形神有膂力爲市於洛陽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  
主知之入宮言曰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見  
恩遇日深則天欲隱其迹便於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又  
以懷義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壻薛紹合族  
令紹以季父事之自是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儼  
稜行感德感知靜軌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懷義出入  
乘廐馬中官侍從諸武朝貴匍匐禮謁人間呼爲薛師  
垂拱初說則天於故洛陽城西修故白馬寺懷義自護

作寺成自爲寺主頗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劾之懷義遇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又於建春門內敬愛寺別造殿宇改名佛授記寺垂拱四年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懷義充使督作凡役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置號頭頭一囑千人齊和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二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廣袤亞於明堂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永昌中突厥默啜犯邊以懷義爲清平道大總管率軍擊之至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加輔國大將軍進右衛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二千段懷義與法明等造

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  
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公  
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其僞大雲經頒於天下  
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則天將革命誅殺宗屬諸  
王惟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抗疏請以則天爲  
母因得曲加恩寵改邑號爲延安大長公主加實封賜  
姓武氏以子克义娶魏王武承嗣女內門參問不限早  
晚進則盡歡長壽二年默啜復犯塞又以懷義爲代北  
道行軍大總管以李多祚蘇宏暉爲將未行改朔方道  
行軍大總管以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侍郎平

章事蘇味道爲行軍司馬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之未行虜退乃止懷義後厭入宮中多居白馬寺刺血畫大像選有膂力白丁度爲僧數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姦奏請劾之不許固請之則天曰卿且退朕卽令去矩至臺薛師亦至乘馬蹋階而下便坦腹於牀矩召臺吏將按之遽乘馬而去矩具以聞則天曰此道人風病不可苦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按之窮其狀以聞諸僧悉配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爲薛師所構下獄免官後有御醫沈南璆得幸薛師恩漸衰恨怒頗甚證聖中乃焚明堂天堂並爲灰燼則天愧而

隱之又令懷義克使督作乃於明堂下置九州鼎鑄銅爲十二屬形象置於本辰位皆高一丈懷義率人作號頭安置之其後益驕倨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膂力婦人數十密防慮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以輦車載屍送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

韋溫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父元儼高宗末官至許州刺史元儼弟元貞初爲普州參軍以女爲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爲后及帝降爲廬陵王元貞配流欽州而死后母崔氏爲欽州首領寧承兄弟所殺



元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於容州后二妹逃竄獲免  
間行歸長安及中宗復位韋氏復爲皇后其日追贈元  
貞爲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孔子曰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弃今陛  
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  
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未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  
今萬姓颺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  
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卽先朝  
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孽莖誠  
可惜也渙汗旣行難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

天下知宏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是則巍巍聖鑒無  
得而稱疏奏不省尋又追贈元貞爲太師雍州牧益州  
大都督元儼爲特進并州大都督魯國公遣使迎元貞  
及崔氏喪柩歸京師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斬  
竇承兄弟以其首祭於崔氏擢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  
賜爵汝南郡公食實封五百戶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  
母族也方爲并州長史  
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於野數昔往  
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  
臂墮地乃悟及元貞等柩將至上與后登長樂宮望喪而泣  
加贈元貞爲酆王諡曰文獻仍號其廟曰褒德陵曰榮  
先各置官員并給戶一百人守衛灑掃又贈元貞子洵

為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

淮南

新書淮陽

郡王泚太僕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喪柩

於京師溫

初試吏坐賊斥

神龍中

擢宗正卿

累遷禮部尚書封魯國

公弟湑

洛州戶曹參軍事

左羽林將軍封曹國公

初兼修文館大學士時熒

惑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湑從至溫泉后毒殺之以塞變厚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頗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樂湑雖為學士常在北軍無所造作后妹夫陸頌為國子祭

酒馮太和為太常少卿太和尋卒又適嗣虢王邕湑子

捷尚成安公主

為右羽林將軍

溫從祖弟濯尚定安公主

有富商抵

罪萬年令李令質案之濯馳救令質不從毀於帝帝召令質至左右為恐令質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貨為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陞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皆拜駙馬都尉景龍三年溫遷

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遙授揚州大都督溫等

既居榮要燠灼朝野時人比之武氏潛及陸頌相次病

卒賻贈甚厚及中宗崩后令溫總知內外兵馬守援宮

掖又引從子播族弟璿高弟捷濯等分掌屯營及左右

羽林軍溫與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韋氏當受命謀殺少帝內禪相王太平公主屬尊欲先除

之然後臨淄王討韋氏將軍葛福順攻元武門入羽林發其謀斬播璿高嵩梟首以徇軍中相

率而應無敢後溫等皆坐斬宗族無少長皆死語在韋庶人傳

睿宗卽位仍令削平元貞及洵等墳墓民盜取寶王畧盡天寶九載復

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鳴鶴元宗王庶人父也景龍中官至長上果毅

甘泉府果毅遷  
左衛中郎將

元宗卽位以后父歷將作大匠太僕卿

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

食戶三百

仁皎不預朝政但厚

自奉養積子女財貨而已開元七年卒

年六十九

贈太尉

益州

大都督  
諡昭宣

官供葬事柩車旣發上於望春亭遙望之令張

說爲其碑文元宗親書石焉子守一

守一與后雙生守一與元宗有舊及上登極以清陽公

主妻之從討蕭至忠岑義等有功自尚乘奉御遷殿中

少監特封晉國公累轉太子少保父卒襲爵祁國公十

一年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司馬行至藍田驛

賜死守一性貪鄙積財巨萬及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

計

吳淑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陽人祖神泉位終縣令  
父令珪益州郫縣丞寶曆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贈神  
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瑤爲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中郎將令瑜爲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淑時爲盛王府錄事參軍  
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以元舅遷鴻臚  
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雖居戚屬恭遜謙  
和人皆重之涇帥之亂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謂德宗  
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當効順宜擇大

臣一人入京師慰諭以觀其心上召從幸羣臣言之皆  
憚其行激起奏曰不以臣才望無堪臣願此行德宗甚  
悅激退而謂人曰人臣食君之祿死君之難臨危自計  
非忠也吾忝戚屬今日委身於賊誠知必死不欲聖情  
慊於無人犯難也即日賫詔見泚深陳上待屬之意時  
泚逆謀已定貌雖從命而心已異乃留激於客省竟被  
害上聞之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新書太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

實封二百戶一子五品正員官敕收城日葬事官給子

矩文學蚤就喜與豪英游故人人助為談說開成初為  
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  
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  
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監官執處

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謩建言陛下擢任士矩  
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  
西卽訊使杜江淮他鎮弟湊  
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湊寶厯中與兄澈同日開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陽郡  
公湊以兄弟三品因辭太過乞授卑官乃以湊檢校太  
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充十宅王使累轉左金吾衛大將  
軍湊小心謹慎智識周敏特承顧問偏見委信大厯中  
滑帥令狐彰汴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時藩方兵驕  
乘戎帥喪亡人情多梗代宗命湊銜命撫慰至必委曲  
說諭隨所欲爲之奏請皆得軍民和協帝深重之宰臣  
元載弄權招致賄賂醜迹日彰帝惡之將加之法恐左



右洩漏無與言者惟與湊密計圖之及收載於內侍省  
同列王縉其黨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皆當從坐  
籍沒湊諫救百端言法宜從寬縉等從坐理不至死若  
不降以等差一例極刑恐虧損聖德由是縉等得減死  
流貶之大厯末丁繼母喪免建中初起爲右衛將軍兼  
通州刺史貞元初入爲太子賓客出爲福州刺史御史  
中丞福建觀察使爲政勤儉清苦美譽日聞宰相竇參  
以私怨惡之數加譖毀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德宗召  
湊至京師對於別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驗其病否由是  
悟參之誣因是惡參尋以湊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

號觀察使以代參之黨李翼會劉元佐卒以湊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時汴州軍亂殺牙將曹金岸縣令李邁謀立元佐子士寧上將遣兵送湊赴鎮召宰臣議竇參深沮其行恐軍中拒命乃召湊迴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貞元十四年春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臯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湊面授京兆尹卽日令視事經宿方下制湊孜孜爲理以勤儉爲務人樂其政時宮中遣內官買物於市倚勢強買物不充價人畏而避之呼爲宮市掌賦者多與中貴人交結假借不言其弊湊爲京尹便

殿從容論之曰物議以中人買物於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虛掇流議凡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宮中所須則乞選內官年高謹重者充宮市令庶息人間論議又奏掌閑驍騎飛龍內園芙蓉及禁軍諸司等使雜供手力資課太多量宜減省上多從之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諳簿領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冀免指撻瑕病湊雖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釐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歿

上深追念葬送之儀頗厚召集工役載土築墳妨民農  
務湊候上顧問極言之宗屬門吏以湊論諫太繁恐上  
厭苦每以簡約規之湊曰聖上明哲憂勞四海必不以  
公主太子之鍾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順旨不言若再三  
啟諫必動宸情則生民受賜長吏不言是爲阿旨如窮  
民上訴罪在何人議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書官街  
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  
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湊於德宗爲老  
舅漢魏故事多退居散地纔免罪戾而已湊自貞元已  
來特承恩顧歷中外顯貴雖聖獎隆深亦由湊小心辦

事奉職有方故也湊既疾不召巫醫藥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對曰吾以凡才濫因外戚進用起家便授三品歷顯位四十年壽登七十爲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親戚進用者罕有善終吾得歸全以侍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醫進藥不獲已服之貞元十六年四月卒時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

諡曰成

罷朝一日

竇覲昭成皇后族姪父光華原尉覲以親蔭釋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鄜坊節度臧希讓奏爲判官累授監察殿中侍御史檢校工部員外郎坊州刺史興元元年討李懷光於河中詔覲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陽賊平以功兼御史中

丞遷同州刺史入朝爲戶部侍郎覲無他才伎爲吏有  
計數又以韓滉子壻故藩府辟召遂歷牧守宰相竇參  
覲再從姪參少依覲及參秉政力薦於朝故有二卿之  
拜數月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旣非德舉人咸薄之赴鎮旬日暴卒  
詔贈禮部尚書

柳晟者

河東解人

肅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

六世祖敏仕後周爲太子

太父潭官至太僕卿駙馬都尉晟少無檢操代宗於諸

甥之中特加撫鞠俾與太子諸王同學授詩書

授學於吳大權

并子通元率十日輒上所學旣長詔大權等卽家教授

恩寵罕比累試太常卿德

宗卽位以與晟幼同硯席尤親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

晟密啟曰願受詔入京城遊說羣賊冀其攜貳德宗壯

而許之晟與賊帥多有舊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出入其

門說誘之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要籍朱旣昌告其謀事洩爲朱

泚所擒械之於獄晟有力乃於獄中穿垣破械而遁落

髮爲僧間道歸行在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長史吳通元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

天子方怒無貽悔不聽凡遷將作少監以護作崇陵元三上帝意解通元得減死封河東縣子元

和初檢校工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

未叩城復詔戍梓州軍曹怒脅監軍謀變晟聞疾驅入

勞上卒旣而問曰若等何爲成功曰誅驕不受命者晟

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奈何復欲使後人誅若等邪士皆免胄拜從所徙罷鎮入朝以

違詔進奉爲御史元慎

新書御史中丞盧坦

所劾詔宥之

入爲將作監

俄充入迴鶻冊立使

逆謂曰屬聞可汗無禮自去信自強夫禮信不能爲何足奉中國

乎可汗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

復命遷左金吾衛大將軍

爵爲公

元和

十三年卒

年六十九詔從官臨弔

贈太子少保

王子顏瑯瑯臨沂人莊憲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

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決善騎射天寶初爲河源

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詣真馬寶釧裝鞍

出陣求鬪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殺郎支

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元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

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



同正員天寶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軍虜吐谷  
渾王子悉弄參及子壻悉頰藏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  
關西遊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樹敦城補白水軍  
使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祿山之叛從哥舒翰戰於  
潼關關門不守從肅宗幸靈武時行在闕軍賞難得進  
絹三千疋及金銀器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與平軍使兼  
鳳翔都知兵馬使進收京城與賊軍戰其下斬元曜戰  
酣墮馬難得馳救之賊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難得  
自拔去箭并皮掣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  
肅宗深嘉之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累封瑯琊郡

公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子子顏少從父征役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衛尉卿生后而卒順宗內禪以后生憲宗皇帝褒贈先代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顏太師顏子重榮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賓客金吾將軍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纔三月封太原郡公掌廐苑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謙畏無過卒贈工部尚書

贊曰戚里之賢避寵畏權不卹禍患鮮能保全福盈者敗勢壓者顛武之惟良明於自然

#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七

